

本書由砂華文協・天猛公拿督陳立訓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砂拉越伊班族的民俗、说唱 艺术及其华族文化色彩

◎林青青



2005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

砂拉越伊班族的民俗、 说唱艺术与其华族文化色彩

林青青著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出版
2005

本书由砂华文协·天猛公拿督陈立训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砂拉越伊班族的民俗、说唱艺术与其华族文化色彩

A Study of the Sarawak Iban Folk Culture, Performance Arts and the Nuance of Chinese Culture within Iban Traditions

作者：林青青

出版：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Sarawak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Lot 836, Block 18, Jalan Salim, 96000 Sibu, Sarawak, Malaysia.

Tel: 084-212253 Fax: 084-212285

承印：慕娘印务有限公司

Borneo Printing Company Sdn. Bhd.(99023-K)

No.32, Jalan Tapah, 96000 Sibu, Sarawak.

Tel: 084-330211, 084-339066

初版：2005年7月

定价：RM20

印数：500本

ISBN：983-9360-37-X

封面图像：林宝昌摄影作品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青青来信，要我为她即将出版的《砂拉越伊班族的民俗、说唱艺术及其华族文化色彩》一书写序，能为这件美事锦上添花，我自然欣然答应了。青青曾在本报任职，是本报的一份子。离开《星洲日报》之后，青青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修读硕士课程，潜心研究伊班族的民俗与说唱艺术，而如今她学业有成，并把硕士论文出版成书，真是可喜可贺。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从这本著作可见出青青做研究之用心，她以神灵信仰为伊班文化的骨架，贯穿伊班文化的每一个层面，做为撑起伊班文化的主要支架。以此为中心思想，她讨论伊班族的族群历史、社会架构、民俗以及说唱艺术，结合了砂拉越的历史背景、族群文化以及特殊的地理环境，深层探讨伊班族的神灵信仰、价值观以及高度口语化社会的各种遗产。而更可贵的是，青青在此著作中应用了“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来解读伊班族的说唱文本，以“内容范型”和“语词模式”深入研究文本中的各种名词与句式。青青能在研究上借用新的研究方法，这种更新无疑是砂拉越民俗学研究上的重要举动，因为她把传统的文本赋予新的诠释，并且展现新的学术面貌。她在这方面的发现也为我们开拓了新的观察与欣赏本土民俗艺术的方法。

当然，青青的学术视野也不仅如此而已，她也从伊班族的民俗与说唱艺术中发现其中的华族文化色彩。从民俗的角度，她整合了两个相异的文化之间的共同点，从异质中求同，把本土民俗学的研究带到一个新的方面。简言之，她在民俗上跨族群的整合研究，丰富了砂拉越民俗学的研究内涵，而她的学术成果，更凸显了她的研究功力和研究意义。

看著青青一步步走向学术，一步步地成长，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事。当然她的脚步留下了她努力的印痕，这些我们都应该给予鼓励和肯定。

最后，祝愿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期许她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有更独特的创见，并走向更美满的人生。是为序。

张晓卿

序言

伊班人予我而言，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族群。身为砂拉越子民，我对“伊班”、“达雅”和“拉仔”这些名词并不陌生，在台湾留学的那些日子，听闻这些名词更犹如见到故知般亲切，这个名词让我忆起故乡的种种情景，特别是那一座座晦涩暗淡的长屋与河岸旁洗涤的“拉仔母”。

在大学里，我研究历史，探讨人文，剖析教育，四处考察。然而，我始终没有深入研究过故乡这一些族群的斑斓文化，甚至连“伊班”和“达雅”都分辨不清。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像古瓮一样古老又深不可测的文化氛围，它的神秘引人入胜，但是它的诡异却又使人却步，而我，也只是保持著观望的心态，期待著有人能够做些研究，发表论文，增长我对伊班族群的认知，可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有研究伊班族群说唱文学的机会。

在我任职星洲日报专题记者期间，星洲日报集团总编辑萧依钊小姐的好学精进和我所采访过的各界人士是我鞭策自己的学习楷模，历史系的训练培养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逻辑，让我受用无穷。

然而，漂泊不定的工作生涯让我一直以为自己不可能再度投身学术研究范畴，而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师长却为我重新开启了学术研究殿堂的大门，

我终究投入浩瀚的学海之中，在郭淑云老师的指导和其他老师的指教下，完成了我的研究论文，也实践了我的梦想。

我要感谢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所有老师与职员的鼓励和协助，让我在踏出大学门槛多年后，还有机会再充实自己，钻研学问。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林万菁老师听说我在撰写伊班人的习俗，特地送

了一本父亲的诗集给我做参考，新山陶德书香楼的庄伟天先生和美里的蔡宗祥先生为了帮我找到相关资料还特地翻箱倒柜，翻出不少绝版书和个人剪报及图片；美里的刘太细心搬出一件件伊班古物让我近距离拍摄；砂拉越民俗议会的Nicholas Bawin Anggat还特地找来一本珍贵的伊班词典，好方便我翻译伊班文本。在砂拉越达雅节大庆典上，William Baja Jap亲自带著我四处采访要人、允许我录音和拍照，让我有机会收集到一些珍贵的照片和口述历史；敦朱嘉基金会博物馆负责人Janet允许我亲身体验伊班族的编织和染色工作；口述历史部门主任Robert Menoa还亲自讲述伊班说唱文本的录音和编辑整理过程；达雅基金会的William and Thomas是少数愿意接受访谈的伊班舞者和舞蹈教师，他们不但提供文字资料，还现场示范各种舞蹈动作和编舞技巧，让我受益匪浅。还有砂拉越各地的华族和伊班族朋友们，愿意在百忙中抽空带我到长屋去收集资料，在访谈过程中，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在砂拉越各地进行田野调查虽然路途颠簸、疲累不堪，但是这些朋友们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却使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我的研究工作。

另外还要谢谢我的家人，特别是父亲，虽然抱病在身，仍然不辞劳苦的在大热天陪同女儿渡过伊干江，到诗巫各所乡区中小学进行访谈调查，此情此景实在让人难以忘怀。在撰写的过程中，我的颈椎和手部受伤，无法打字，外子在工作之余，为我打字，让我能免受身体疼痛，尽早完成研究。对他们，我由衷的感谢。

而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的蔡增聪老师不但允许我参考馆藏资料，为我提供适当的人选，还作出安排，让我能够顺利进行研究和访谈工作，更在论文通过后，与该会出版与翻译组共同策划为我出版此书，家乡前辈们的全力支持、包容与爱护，让我感恩、感激、感动，这本书并不完美，更谈不上学术权威，但至少它是我们大家的努力，表明我们对砂拉越这片土地的关爱与关怀。

幼年时，我有很多玩伴，其中一些是伊班人，这是我在上了中学之后才知道的事。小时候在玩乐时，懵懂的我根本没有想过和我一起玩乐的朋友是不是华人，即便是语言不通，我们也可以和乐共处，其乐融

融。在我撰写这些章节之际，我尝试用幼年玩乐的那种心情来了解和分析所收集的资料和口述历史，也许只有回归童年的纯真质朴，才能让我们跳脱种族藩篱，看到更苍翠的森林和更真实的文化色彩。

序言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工作	4
第三节	研究资料	8
第二章	砂拉越与伊班族	12
	前言	12
第一节	砂拉越概况：历史地理	12
第二节	“达雅”与“伊班”的名词由来	18
第三节	伊班族的分布及社会结构	33
	小结	45
第三章	伊班说唱艺术：口语社会的文化结晶	54
	前言	54
第一节	口语社会：言语的力量	56
第二节	伊班说唱艺术	58
第三节	伊班说唱文本分析	97
	小结	105
第四章	伊班习俗：神话传说与稻作活动	115
	前言	115
第一节	伊班族的神话传说	116
第二节	伊班族的宇宙观	121
第三节	伊班族的习俗	123
第四节	伊班族的灵鸟征兆及图腾观念	161
	小结	77

第五章	文化异彩：伊班文化中的华族文化色彩	184
	前言	184
第一节	砂拉越华族移民	185
第二节	华族移民文化与伊班文化的双向影响	190
	小结	215
第六章	结论：传统与现代	221
第一节	结论	221
第二节	现代伊班文化	226
附录		
附录（一）	砂拉越华族新移民垦约	233
附录（二）	诗巫全省各埠华侨学校	235
附录（三）	现有华小学生人数（26.4.2003）	239
附录（四）	布洛克时代寻找游走探险者的申请表格	241
附录（五）	新福州垦场 40 年前民间故事	242
附录（六）	翻译文本（一）巫医旅歌：《另一个世界之旅》	249
附录（七）	翻译文本（二）神赞诗歌：《邀请神灵》	268
参考书目		
中文参考书目		288
外文参考书目		295
图表目录		310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缘起

伊班族是马来西亚砂拉越州人口最多的原住民族群，在砂拉越的人口结构和其历史进程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砂拉越富庶的天然资源和宽广的自然环境不仅吸引了不少古今中外人士前来垦殖拓荒，更孕育了丰富多元的族群文化。调查数据显示，砂拉越共有27个不同的民族，除了华族和马来族之外，还有不少原住民。¹华族在砂拉越的经济地位超然，马来族也有其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整个砂拉越的历史进程中，伊班族的影响最为显著，民族色彩也最为丰富。

砂拉越境内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每一个族群也有各自的才干与价值观，这些民族资产都夹杂在鲜为人见的历史缝隙里，一些封尘已久的文化资产早为人所淡忘，另一些则长年备受冷落，即便有机会“重见天日”，也难保其全貌，伊班族文化也不例外。随著时代的进步，伊班族的民俗和传统表演艺术面临严峻的考验，现实生活中客观条件的局限严重冲击著伊班族的长屋文化，人口的外移和传统色彩的褪去成了既有的趋势。在伊班族文化备受现代文化浪潮冲击的情况下，突显的除了文化危机和固有社会架构的解体外，更促使各方学者在日益凋零、流逝的文化中，以各种可行方式将伊班文化的精髓记录、留存下来，使伊班文化能成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一环。

这本书是研究论文的整合，其意义有三：一是记录并分析伊班族的民俗及其说唱艺术；二为追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砂州华族移民文化和伊班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双向影响；第三，本书全本以中文撰写，是当代伊班学术研究范畴里的异数，为中文世界有心探索伊班文化

者提供一个研究参考。

一、了解与认识

此书收集、分析砂拉越伊班族的民俗与说唱艺术，并从伊班文化中的华族文化色彩来探索伊班族与华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历史渊源。

“达雅”和“伊班”这两个名词对西方学者或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婆罗洲丛林生活和砂拉越猎头族最常见于西方历险小说情节之中，尤其在拉惹时代和英国殖民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这些砂拉越原住民成为欧洲浪漫派画家笔下“高贵的野人”。²但是各地华人或长期浸泡在中文世界里的人，有者甚至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最普遍的情况是，他们会认为“你研究‘一般人’的文化来干什么？”。即便是身在砂拉越的华人，有不少人也搞不清楚“海达雅”和“陆达雅”有什么不同。对他们来说，“伊班族”、“马兰诺族”和“加央族”都是“拉仔”，而“拉仔”就是没有人性的猎头族，都是食古不化的蛮夷，脸上标示著“生人勿近”的“冷血番仔”。长久和伊班族朝夕相处的砂拉越华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其他人？

伊班族的相关书籍非常少，中文著作更是凤毛麟爪，一书难求。还记得在研究所决定研究此范畴之后，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前主任周清海教授曾经一度担心没有足够的资料以供参考，不能完成这项研究计划。然而，中文学术性参考资料虽然不多，但却有不少西方学者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砂拉越华人作家的诗歌或散文等文学作品之中也常有伊班人文化与习俗的描述，学术性著作则较为少见。³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社群都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新几内亚的马努斯人、澳洲的原住民、纽西兰的毛利人、南非各地的少数部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原住民都不乏研究者。而砂拉越的伊班族，有著如此丰富的口语文化和民俗艺术，研究者却寥寥无几，实属可惜。

笔者出生于砂拉越，自幼接触伊班人，幼年时常到伊班长屋“拜年”，见惯伊班人杀鸡宰猪喝米酒，也听闻不少伊班族故事和传说，对伊班族的各种禁忌更是牢记在心，惟恐一个不小心就会触犯伊班人和他们那些看不见的神灵，每每走进森林玩乐，总是对伊班猎人所设的陷阱

敬而远之，在森林里更不敢大声呼叫同伴的名字，以免触犯伊班人的禁忌。在伊班人上山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或在达雅节的拜访活动中，在场的每个人都要喝一口酸酸苦苦的米酒，在伊班人祭祀的地方，走路要格外小心，以免踩到祭祀牲畜的血，招徕祸患。小时候也常常听说伊班人砍人头的故事，因此只要看到伊班人建新长屋或造桥，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怕得不敢踏出家门半步，一见到腰间挂者长长“巴冷刀”的伊班人，就飞也似地跑回家。

后来在台湾花莲执教期间，接触台湾原住民，笔者才深觉自己对长年共处的伊班人所知有限，于是在归国后开始著手收集各种相关资料，观察各地伊班人的生活作息，并逐步了解“海达雅”、“陆达雅”以及“伊班”的不同定义。在这段期间，笔者也发现原来大部分居住在砂拉越境内的土生华人也并不了解他们身边的这些原住民，砂拉越华人叫马来人为“番仔”，叫其他原住民为“拉仔”。早期的砂拉越华人分不出“伊班人”和“加央人”或“乌鲁人”，这和当年白人拉惹布洛克家族的“种族分化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再者，当年布洛克政府并没有严格划分砂拉越原住民，只以“达雅”统称所有原住民，后来进一步将比较“温驯”的原住民称为“陆达雅”，凶悍跋扈的伊班人就成了恶名昭彰的“海达雅”，因此“达雅”，“伊班”，“番仔”和“拉仔”这些名词对很多人来说，是既熟悉又模糊的字眼，需要更进一步的考察和厘清。

此书从各种角度来剖析伊班人的来处、民俗以及说唱艺术，并以中国古籍上的各种记录说明古代中国和婆罗洲（渤尼）之间的关系，进而勾绘出伊班文化和华族移民文化中的跨文化现象。笔者相信此书将有助于增进华社与华语社群对伊班族文化和民俗的了解，打破族群之间的隔阂，并促进各族之间的关系。此外，书中口述历史部分也让人知道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借著这些现有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加以分析、研究，归纳，往往可以得到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笔者不希望推翻什么论点，也不想抨击任何人的理论，只是希望藉著这样的一个学术研究和考察，更清楚了解砂拉越的伊班族，以更积极、中肯和乐观的态度去看待他们和他们的文化。

二、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研究砂拉越伊班族文化以及其中的华族文化色彩。

民俗部分包括伊班人的“创世传说”、神话故事、各种耳熟能详的神灵故事、祭祀庆典和伊班族特有的灵鸟征兆和图腾观念。这个部分的讨论以伊班人最重视的传统习俗(Adat)为切入点,探讨伊班族以稻作活动为中心的习俗,通过祭祀庆典及神灵观念进一步思索伊班族神灵信仰在伊班族习俗中的定位和影响,以及所衍生出来的各种神灵观念,包括伊班人的图腾观念。

在伊班族说唱艺术的讨论中,笔者列举不同的说唱方式及文本类型来说明高度口语化的伊班族人如何发挥其想象力,将表演艺术与自然环境相结合,并运用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方法来传承他们的文化。书中也讨论伊班族群间的华族文化色彩,包括华伊通婚和伊班学童入读华校等社会现象,早期南来的华商和后来从事“拉仔生意”的华族船贩和华商主要目的都为牟利,但是商业上的交易却直接促使华伊文化交流,成功搭起文化的桥梁,成为早期华伊文化交流的主要管道。

第二节 研究工作

一、前人的研究

伊班族这个砂拉越州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若以其人口比例来看,实在不宜再把他们列入“少数民族”的行列中,但是他们独特的社会架构,丰富的口承性传统和神灵信仰,却让不少学者还是习惯性地将他们列入“少数民族”的研究范畴里。

早期的伊班研究工作者,主要以西方学者为主,布洛克政府时代,不少西方学者在拉惹的荫庇和宗主国的资助下,到砂拉越各地开始从事各种研究工作,第一任砂拉越博物馆汤哈里逊(Tom Harrison)、迪瑞菲利门(Derek Freeman)等人,都是这方面的研究先驱。

后来,伊班族的研究工作渐渐成形,更多学者到砂拉越进行研究工作,这些外来学者在各方面需要辅助,对不谙土语的他们来说,最大的研究困难就是言语不通,再者,高度口语化的伊班族社群,只有相当有限的文字记录,外来学者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语言翻译,因此他们借助

通晓英语的伊班人来进行各项翻译工作，如此一来，却直接激发了一些伊班人对本族研究工作的兴趣，砂拉越博物馆第二任馆长本尼迪山丁（Benedict Sandin）和前任馆长彼得克迪（Peter M. Kedit）就是最先投入伊班研究工作的伊班学者。近年来，更有不少伊班族后起之秀急起直追，伊班研究已经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不少伊班学者开始进行各项更为深入的研究工作，例如砂拉越政治人物詹姆士玛欣博士（James Jemut Masing）就曾经深入研究伊班传统神赞诗歌的文本和传承问题。

二、面对的困难

进行砂拉越伊班族的研究并不容易，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就面对不少困难，首先在资料的收集和参考书目方面，虽然西方学者和伊班学者的著作不少，但是，中文学术著作却少之又少，目前比较完整记录伊班族历史及民俗的中文著作是蔡宗祥先生的《伊班族历史与民俗》，中文方面的参考资料可说是相当有限。笔者只能从砂拉越的各类中文书籍、文学作品和论文集中去查考伊班人的相关资料，只是所得极为有限。

本书的主要参考资料多数为非中文资料，如英文、马来文、甚至伊班文著作和文本记录，文本记录的翻译工作是一项费时又吃力的工作，因为有不少资料都是以当代用语记录下来的口语文本，这些伊班用语经过数十年的演变，有些已经不再是普遍使用的语言，叫人无从查起。再者，砂拉越各地伊班族的用语虽然极为相似，但却不尽相同，一些特定地区的名词和习俗，如神赞诗歌（Pengap和Timang），鸟神庆典（Gawai kenyalang或Gawai burung）都需要再三仔细考究。现在虽然大部分文献资料都用罗马拼音来记录文本，但是伊班语的罗马拼音法却还没有统一规格，加上现有的伊班语词典严重不足，而且出版年代都非常久远，因此查找原意的工作就更加困难，除了借助几本仅有的伊班语词典外，还需要不时向伊班长者和学者查询，才能完成文本的翻译工作。

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方面的中文资料非常少，不少相关名词没有中文译名，有些名词即便有中文译名，却也没有统一的名词翻译，就是砂拉越的中文译名也是一大问题。“Sarawak”这个地名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中文译名，有者译为“砂拉越”、有的是“砂朥越”、“沙劳越”或“砂

劳越”、“砂老越”，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译名。近年来，不少人干脆称它为“砂州”。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率先统一“Sarawak”中文译名为“砂朥越”，不过，去年经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的审查，统一采用“砂拉越”为“Sarawak”的中文译名。

其它相关的中文译名以伊班词汇居多，笔者除了参考名词字面上的意思，还必须对照其实质意义，再三推敲，才能找出较为适当的中译名词，如伊班通灵说唱者（Lemambang）、伊班巫医（Manang）、神赞诗歌（Timang 或 Pengap）、巫医旅歌（Pelian）、图像板（Papan turai）、线毯被（Pua kumbu）等，因此格外耗时费神。

三、内容简介

此书的研究重点是伊班族文化与民俗，但是伊班族的民俗文化却和整个砂拉越特殊的历史背景、人文景观以及族群关系有著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书中首先阐述砂拉越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及族群分布，从中探讨伊班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质，以伊班人的神灵信仰来解说伊班民俗和说唱艺术，并进一步勾勒出其中的华族文化色彩。

这一章为绪论，说明撰写此书的缘起。第二章讨论伊班族的族群结构和主要的社会性习俗。本章以历史角度界定“达雅”和“伊班”这两个长久以来一直为人所混淆、误解的名词。在解说伊班说唱艺术之前，先厘清“伊班”这个名称的由来，以及拉惹时代一般人用来泛指原住民的“达雅”或“达雅克人”（Dayak）这个名词的原意，清楚知道“海达雅”和“陆达雅”之分将有助于往后的讨论。长年住在砂拉越内地高山上，以稻作为主要经济活动，又比“陆达雅”更重视土地的伊班族，怎么会成了拉惹眼中的“海达雅”？“神秘婆罗洲森林之子”和“强悍的猎头族”对民风纯朴的伊班人，又是什么样的另类标签？本章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伊班族的文化又称为长屋文化，长屋对伊班人来说，不只是住处和遮风挡雨的地方，它是伊班族文化的整体表现。长屋是伊班人的集体社会，长屋里有伊班族人约定俗成的伦理和道德规范，是探讨伊班文化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性要素。

第三章讨论的是伊班族的说唱艺术，这一章讨论伊班族的说唱艺

术，也详细解说伊班族高度口语化的社会特征，说明伊班传统说唱文本，甚至是各种传说和族群历史是如何透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世代相传，一直到今天。伊班人的说唱艺术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世代相传，因此找不到“原创作者”，不过伊班人并不是单靠口耳相传来传承文化，伊班人的说唱艺术表面单调古板，实则不然。伊班说唱艺术已经高度发展，在唱诵之余，更掺杂了多元化的表演。伊班说唱艺术多用于红白喜事和祭祀庆典上，其神灵色彩自然非常浓厚，而伊班说唱表演中的天马行空和各类匪夷所思的情节，则突显出伊班人特有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在这一章里，笔者分别讨论两类主要的传统伊班族说唱者：通灵说唱者（Lemambang）和巫医（Manang），以其职责范围和条件才能的不同来加以区分、说明。文本分析也是本章的重点讨论，笔者选译两种不同的伊班说唱文本，并引用“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来说明其中丰富的程式化现象。

第四章讨论伊班族的民俗，以神灵性习俗为主，包括伊班人的“创世神话”和洪水故事、他们的神灵信仰、神灵观念以及伊班族最重视的“习俗”（Adat）。伊班族的“习俗”（Adat）包含伊班人的稻作活动、图腾观念、传统习俗、灵鸟和灵兽、梦的预言和启示，以及伊班族的主要祭祀庆典和各种禁忌。

第五章进一步分析伊班族文化中的华族文化色彩，笔者以“华族移民文化”作为华族文化的主要界定，笔者将从经济、社会、教育、语言等方面来探讨这个课题。在这个章节里，笔者引用周丹尼所提出的族群商业利害经济关系论点来探讨砂拉越华伊之间的微妙关系，并以伊班说唱文本中的内容说明伊班文化中的华族文化色彩。

第六章是结论，笔者总结书中各章节的主要论点，这些论点虽然是个人的研究分析，但也有不少资料足以佐证，并且得到相关研究学者们的一致认同。本章的结论部分也讨论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的伊班文化如何转型、调整，从伊班族经济活动的转变到长屋社会架构的解体，进而讨论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实践，社会发展与文化保存的两难，以及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与影响。